



說郭目錄

身第二十九

賜谷漫錄

洪蕙

友會談叢

上官融

野老記聞

孫毅祥

灌畦暇語

闕名

澗泉日記

宋虎

步里客談

陳唯室

雲齋廣錄

李獻民

說郭目錄

續龍傲說

朱昂

西齋話記

祖士衡

雪舟誼語

王仲暉

西軒客談

闕名

蒙齋筆談

鄭景璧

廬陵雜說

歐陽修

昌黎雜說

韓愈

漁樵閒話

蘇軾

暘谷謾錄

宋

洪莫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大劇雜人折洗人琴童棋童厨子等級截乎不彖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叅闈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申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

其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
家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
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
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祝以物色皆不屑教未幾
丞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
第有容藝能筭能書但夕遣以請直不下旬月果至
初憇五里頭時遣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
正曆敘慶新卽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回轎接取庶成
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衫翠裙參侍左右乃退守
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厨娘亦遽致使
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五盃五分厨
娘請食品菜品質次守書以予之食品第一爲羊頭
僉菜品第一爲蔥薑餘皆易便者厨娘謹奉旨數舉
筆硯具物料內羊頭五分各用羊頭十個也蔥韭五
碟合用蔥五斤宅稱是守因疑其妄然未欲遽爾以
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厨師告物料齊厨
娘發行奩取鍋鈔盃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

燿爛耀目皆是白金所爲大約止該五七十兩至如
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厨娘更團襖圍裙
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徐起切抹批爨慣熟
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
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
所食矣衆爲拾頓宅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
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蔥韭也取蔥輒微過湯沸悉去
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
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醢浸漬餘弃置了不惜凡

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賦難以盡其形容食之舉
筯無羸餘相顧稱好旣徹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
試厨幸中台意照例支犒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
檢例探囊取數幅紙以呈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
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于券數疋
家聚或至三二百千雙足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
竊喟嘆曰吾輩事力卑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
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宅事善遣以還其可笑
如此

齊大餓黔敖爲倉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矣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且以文意言之揚其目而視之
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二字從而謝焉其上
當有黔敖二字檀弓之缺字如此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鷄
戌犬亥豬爲十二相屬前輩具未有明所以取義者
余曩日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

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
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
以爲名牛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
爪其說極有理必有所據惜不及詳聞之今據以下
世久矣不敢掩其善遂筆於此

世俗爲善謔者多折字爲謎然無文理極多不足稱
傳說曩間同僚推坐者間舉儉字謎一人立三人坐
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予如何過恐多
有所本非一時所能撰其正大明白真善謔而有益

者豈特可助談話而已故筆之也

友人張堂宗以片紙錄示奇竹事云同邑者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其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笋及笋矣又多憔悴不竹故歷十有餘年笋而竹者纔得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點畫可數余喜而請曰造物生化之妙一至此矣前事固未始見聞也煩君轉覓一枝遺余杖策庶日日摩娑時時警省是亦前人惜寸陰分陰之義雖

然愛其周之愛其未必周之能割愛否也宗與周固愛奇然分以遺愛者是爲真愛而能分以遺愛奇者是以爲真愛奇者也吾必有以復命而表吾言之不妄矣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道爲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理以今俗語指官貪亦位爲一道官御衣服領緣爲一道領緣大槩以道銜路至於官司符引據牒亦曰幾道士之文義策論

訓幾道則未詳訓義

友會談叢

宋 上官融

以足磨段成式言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
筆而爲手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
四十餘全無兩臂又雙肩如削循行衢道求丐爲事
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縮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
其輕捷穩便與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
韋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將
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無恙又段言景德中因事到

岳州曾見一婦人無兩臂但用兩足刺繡鞋片織緻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而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意世有無徒之人手足具完且不能自養乃甘死溝壑是具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知不誣云

聚斂故滄洲節度使米信本行夏部落以軍功論官至進之節度使加節鉞儉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足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筭何啻千緡其長子簪任供養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

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典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豈謂信纔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珍異以袍帶令頓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日有數十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夫諂佞互攻襲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致于延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

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齊約交速及信葬
畢藉其餘者皆信時十去五六焉外無官俸內無私
帑閨門百口之給不可去者如以恣縱蕩費更愈于
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費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
弟方四歲乳母之與家人竊議若此子不改我輩皆
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宗壽
邸尹開封聞之赫怒其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
奉者非出之簪一不著身仍除其班簪因索然無歸
寄跡旅店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次亦
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獄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
口素不服勞又以踈怠被逐京師貨樂者多假用獅
子胡孫爲戲簪聚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頰頰尖薄克
肖胡孫復悉質終戲場焉韋繩質頸跳擲不已傍觀
爲之頗厚而彼殊無怪也噫公侯裔一旦如此有其
父必生其子何足怪哉

義僕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旣受代與室家奴僕輩從
泛舟而歸內一僕患病未得愈蒙周以船小暑毒妨
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江行擠于中流僕者

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
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置于家占身席間聞兩
岸喧然僕者力扶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倒波間篙楫
莫制移時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父具聞官司
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病
僕已間矣于是悉心致哀昇致其襯而焚之辨析立
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不懷擠江之怨焉夫
趨走人事賤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其死地是不
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

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比世之名列章服而體曳紳組
者外貌是人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輕言柳如京嘗與鄂渚潘閔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
常嗤自銜之端拱中與金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
彼迎謁河涘時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涼宵話也
自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鑰甚祕柳怒將笞駟吏
駟吏曰此非敢靳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
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警夷夏
縱有凶恠因而屏之于是啓戶掃除靜處其中閔思

友會詩集
四
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
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用籍手爲別
此室虛寂請公深省可也柳不答聞出密謂駟吏曰
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
閨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獷鼻吐牙披髮執巨錘
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
毛髮柳尚不寐正歛衣循墻而思闔行叱之柳悚然
舉目初不甚惧再呼之自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
暫憇使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闔遂數柳平生幽隱

不法之事揚言曰陰府以汝積累如此俾吾持符追
攝便湏行也柳乃忙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
未達宦事未了盛年昭代忍便捨焉倘垂恩庇誠有
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闔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
上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卽是潘闔也柳知其所爲
誠不勝慙阻再三邀闔下屋闔曰公性格躁暴不奈
人戲也日必辱我以惡言矣于是潛遁柳亟歸舟解
纜去聞者爲之絕倒柳河東剛毅人人皆畏之一旦
爲相知所洩幾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

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

胡孫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
孫爲天性其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
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啣韋繩而逸之捕
莫見忽之庖竊小脯置瓦溝上潛身屋椽間俟鴟下
攫跳而擒之遽決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剖其
腹磔裂腸胃陳之于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
寸斷之肉皆折爲縷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
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篤猶于人也教被于賢則

慶愛生于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日
啜啜識又愚下惑于遠而泥于近舍其本而存其末
猜嫌于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許黃臺之詩見
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也悲夫

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茅土
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解舍廟宇覆之
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柵焉架險就中重複不定上引
瓦爲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椳題頗甚華麗
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

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識去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
輕生重死悔性亡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
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
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繫之倏忽雙斃一
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
綵繪都包其身外裝之以毡椎牛祭設乃以其草密
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爲高丈呼爲女柵遷尸于
上云于飛生天也二族于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聞土人多言却之信是
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予偕往遂深入不毛往
往見女柵致于嶺上而新者犴角宛然異俗如此其
低徊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土
風差殊可駭若此則邕州溪洞戎沪之蠻蠻前達名
公書其恠以此思彼真爲實錄

野老記聞

宋 孫穀祥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聖老言聞
日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
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
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
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垂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
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
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
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
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
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
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

聖老言聞
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
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間宗良麻
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
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
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
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

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
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
表云上皇勅勸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情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與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

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病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

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
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
骨草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
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
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塌了
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
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叙

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
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硯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
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
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
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
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悻逆姦詐

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閑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占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里老言
可以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蠱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苙闌也非也香白苙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勲酒頗佳表勲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遺
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
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
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
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
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
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

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灌畦暇語

宋 無名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矇類之云也嘗憶蚤年血氣未
 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時名即
 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筭不
 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悟顧胸中有所謂不
 可刮磨者憐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敢發迺知昔
 時所為苦辛以求者大可怪矣非但無益抑為身妨
 吁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於是決去脫謝

宋 無名氏

沈明詩言
纓弁故丘之旁有地彌畝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
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蒔蔬曰咸宜哉夫籍暄於春
陽射利者不爭資潤於泉脉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
以從事其爲力可以不匱率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
糊口每風日好時臯壤悅暢負杖曳履暫出郊墅比
隣之人保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吻頤咄咤故態橫
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相顧捧腹一
咲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迺
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照寄其
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
功二十堯無得而名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
也無以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視也而
寄其目於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惟
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彌山東民胥仇焉而聵
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菹醢高庸何能
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

乃叩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
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
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
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
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
穢不治種一頃荳落而爲其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
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
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悱罪及三族老圃曰嘻南山
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致其情辭甯語尤爲深切一

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
而甯特由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
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
朝廷有非辜矣讒忌之嘗來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噫
曾謂孝宣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仙人海春居鬻髻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
其藝願學焉而無由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知之
乃坐旁石上仰春面而嘯春所化石應之而發聲傾
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

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
生於虛也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
則鬱紆而不達聲在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漸
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唯嘯肯則然古之善
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恒風生於虛其
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元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
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
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

野馬不可騎鬼絲詎宜織爾非苹與蒿豈供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
而口陳形迹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構於旁約之不
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不可以不戒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
釣聞於營國近吳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
以爲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
以同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善走絕其羣
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滅景追

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綫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

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爲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囂寂定氣除了復何在子嘗試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寄傳於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有其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

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積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
沉也重水中之波由澁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
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呼吾
所聞於吾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嘗
擇焉於吾言可矣

澗泉日記

宋 韓流
宋虎

張氏
張氏

素書云足寒傷心張無盡註謂冲和之氣生於足而
流於四支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
傷矣名位足以誘人奉養足以移人知本者不移於
名位克儉者不移於奉養明道以求本節用以從儉
自然爲世偉人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闕與之失不載焉見
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掠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

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
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者也苟功十而過一焉苟例一
以庇十後之庸人必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難
而怠矣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
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蒙惡聲論北宮伯子
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真揚善贊酷吏人
有所褒不獨暴其隱皆過十而功一舉十而廢一後
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

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
贊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昔館閣第天下
學記以袁州李泰伯所作爲第一

晁子正曰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
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
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
於有孚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
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
歟

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

六賊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官柳拂宮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大抵人生一世哀樂相生父母妻子最情愛之厚者
是諸天倫相聚曾不幾時而死者常先後其能不悲者鮮矣萬物皆歸於盡釋氏論識心見性欲遣此累耳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草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花霜月春風日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履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履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

激湍鑿澄潭陟危嶠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峯顧不樂
乎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
老之地公曰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
居也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
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
可不載之事汎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蘇明允云婦人之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也匹夫

之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也宦者之有謚自東漢之
孫程始也蠻夷之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也漢魏之
間惟有封爵者乃得謚雖爲卿相而無謚至晉元帝
大興三年乃無爵而謚又云不仕而謚起於處士之
侈心也周公謚法春秋謚法沈約賀深扈蒙六家之
書其中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約然亦非古之謚
法

汴都失守本於耿甫仲主和二聖初遷本於何栗主
和維揚失守本於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逆亮之變本

於秦檜王和

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
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逼人
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密子疎蕩西漢父子及班
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者波瀾段
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
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甯之文有蔡
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

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武子家傳
之作其他撫事而無文皆范曄之文也史之難也如
此伯喈文字不多不及二班也

求去貧賤之心不已則犯上凌下靡所顧忌而天下
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生者居餘干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于市嘗揭
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蓄二
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而溺死于河其家弗知也
但惟連日弗歸遣親信四方尋求畧無蹤跡泊官驗

視或有報其家者亟前詣之已腐敗僅能辨認欲求免洗滌已不及矣遂藁葬于藁塚間立木牌於墳云賣藥李郎中之墓或有題於牌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弃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有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邪他日後夫醉之以酒扣之妻云向所遣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云

步里客談

宋 陳唯室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言擇館伴鉉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往來鉉及復問之其人聲語言不識丁而已鉉無如之何也太祖初受禪一日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四顧曰射殺我也未到爾做在聖度如此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

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如或問曰恐罵他人
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効之作
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
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
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
記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駮以詆當世巨公
如范正公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
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
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
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

雲齋廣錄

宋 李獻民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
作詩寄語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
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
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
微

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披箋握管爲
書寄生生日我已至矣何用書爲妻但揮涕而不答

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
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客客曰君
思念之極以至于此後旬日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
無少差失

汝陽溪穆清叔因寒食縱步郊外會數年少同飲松
梨花下以香輪莫輾青青破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
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
泛金甌粧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繞
不勝愁衆客閣筆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朝廷天下由是知其
名然不喜仕進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田况守
成都與詩曰溪慚蜀太守不及采芝人

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於北固樓太守命坐客賦詩
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
二月多芳艸春在濛濛烟雨中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傅知西京以姚黃魏紫
及酒惠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
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續旣骹說

宋 朱昂

予居本里或有示予晁無咎旣骹說二卷其大槩多樂府歌詞皆近世人所為也予不自揣亦述所見聞以貽好事名之曰續旣骹說信筆而書無有倫次豈可彷彿前輩施諸尊俎止可為掀髯捧腹之具耳

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之治亂在乎士氣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故善養生者使

續旣骹說

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欲元氣不耗則必
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開納受飲食也欲士
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
蔽也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致
也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
班固序傳謂酌斟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
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態劉夢得與
柳子厚論平淮西碑文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
氏叙謀師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相如
美人本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托
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徃徃如是未可以槩
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

參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俗姓王氏杭州錢塘縣
人幼不茹葷父母聽其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爲
比丘受具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爲詩
秦少游與之有交許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
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影寫蓋不獨寶其畫也東坡守彭城參寥常往見之在坡座賦詩援筆立成一坐嗟服坡遣官奴馬盼盼索詩參寥笑作絕句有禪心已作沾泥絮之語坡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任西湖智果院坡南遷素不快者招撫詩語謂有譏刺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蘇黃門每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荀氣其體制絕似儲光曦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欲集其詩序之竟不果而卒參寥崇寧末歸老江湖旣示寂其曾孫頴以其集行於世然詩猶有不傳者

西齋話記

宋 祖士衡

祖士衡印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
 甲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似五十許人
 去邑城不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
 秋田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倍熟凶年
 亦獨有收藏取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
 其家約日與之餽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
 之欺也久之遷一處凡數四即並盡矣來歲復如之

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
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
今太守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
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托以達信堅爲牙校所迫不
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鞭馬逐之不
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以待畧無留意咨以
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藉載之備矣外復何求
乘間訪以黃白之事笑而不荅數日求去蔡卿欲厚
遣之悉無所受旣歸所居語其隣黨曰吾將遠遊亦
未期迴日幸各自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莫
知所適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
禮禮成辭歸面敘感遇俯伏流涕且曰子子孫孫盡
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
可及也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
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遭疾且卒經日而
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徃庶幾可救若

西齊言言
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卽時而蘇
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
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
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
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針乃黃帝針八邪
穴也若虛卽今尚奉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
土藏無砧斃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
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
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雪舟謹語

元 王仲暉

雪舟氏印

唐悅齋仲友字興正知台州朱晦菴為浙東提舉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執一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而悅齋眷官奴嚴蔬奴晦菴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蘇決蔬奴乞自便憲使問曰去將安歸蔬奴賦十筭子末云任也何如任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憲笑而釋之蔡條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

星舟詩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欄今箔惆悵捲金泥問寂寥人去後望殘陽衰草低
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詞手去治國事豈爲吾虜也
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煖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念思
悽惋未幾下世徽宗亦工長短句方北將在舟中作
小詞云孟漣孟漣你做些方便吹過船兒倒轉後在
沂州有二絕云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

是搔首賦車攻又云國破山河在宮庭荆棘春衣冠
今左衽忍作北朝臣又云投袂沂城北西風又是秋
中原心耿耿南淚思悠悠嘗瞻思賢佐顛情憶舊游
故宮禾黍徧行役閔宗周又云杳杳神京路八千宗
枋隔越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以茹苦窮荒敢怨天
又清明日作云茸母初生忍禁煙無家對景倍悽然
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以上詩並見天
會錄又嘗瞻錄云道君喜爲篇章北狩以傷時感事
形於歌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告變并弃炎火所傳

於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或謂徽宗乃南唐後
主後身其然豈其然乎

靖康徽欽北狩紀其事者有泣血錄避戎夜話靖康
野史朝野僉言趙子砥北歸錄曹勛北狩錄王若冲
北狩錄天曹錄靖康小史痛定錄嘗膽錄竊憤錄覽
之使人涕泗沱然不意後人復哀後人也至元丙子
三宮赴北行賔浮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臧足其
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徙本齋有兩同舍州橋吳府子
弟名棠孫采孫歲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臧所指駢

之北去關後諸生趑趄不行人雖以棍棒三下登舟
餒甚得飲一桶無匕筋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
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放回授
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方梧坡元善鄉之前輩也其父無子偶妻之妹來省
其娣私之有娠妻乃爲作產蓐狀生梧坡厚貲裝以
嫁其妹梧坡買補據入太學以泛免過登科齋舍謂
之三無同舍蓋生無母補無據登科無解也

文文山天祥劉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裏

雪舟詩話
三
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知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
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
義就擒粗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
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
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
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崗嶺風雲
草木知未必忠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劫已塵緇夢覺功名黍已炊鍾子不將南操

變廋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
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山留得裏遺屍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
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
進身而人又出其門是謂重臺也幹之幹曰踏床兒
卽重臺之謂臺或作擡與臺只此臺字也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更諫不從彭曰不把
錢做錢看無不可築之理旣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
以記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

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蜀根本其後蜀之
流難者多歸焉蜀王城猶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西軒客談

闕名

蜂蝎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
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慎所發使人有所
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寧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沍終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
有時融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
一二分害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民忘其害
矣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

西軒客語
居多民忘其惠矣

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月桃李華不適於用爲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感時君旣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返速其至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堯舜之後不振夫子之窮顏回之夭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楊雄之失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爲聖爲賢得名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榜若還無姓字玉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謂豪閥低頭拜闈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筵水陸并顧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茅簷下飽我藜藿羹讀是詩則於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室燃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蜀錦燈籠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爲物慾所蔽也亦然魚日游泳於洪波鳥日翱翔於太虛不復自知其居於空水也使知其飛於空則墮浮於水則溺何哉以其無心也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爲項羽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拒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一古墓初觀墓側有碑斷倒草間字磨滅不可讀初掘約十丈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

開開時箭發如雨射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發輒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劔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其棺兩旁颯颯風起吹沙撲逆人面須臾風沙大作埋没人足壅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卽塞一人出遲被沙埋死不知何術也始皇墓藏機巧殊不及此何哉

羽毛鱗介人見其爲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爲人

也如所謂烏衣國南柯郡之類是已昔唐太和間荆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葛巾策杖入門揖士人曰乍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蒼蠅士人數號有膽畧見如不見其人乃登床責曰獨不存主客之禮乎復登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奧何乃頑狂輒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

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被其咬啞四肢痛不可忍曰汝若不去必壞汝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遙望一門小如竹節將及其門不肯入復被其齧恍忽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衛甚嚴坐者叱曰吾憐汝獨學俾小兒往何乃致害今當腰斬遂有數人持刀攘臂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彼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

踪跡其處見有小穴蜥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蜥蜴十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卽坐者也士人取蜥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虞亦異矣哉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比宮黜孟施舍皆心有所主故能不動每與客語國初人有募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顛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闐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鼓鼕鼕而起乃急施鎚鑿以混其聲如是凡三日夕旣得已復縋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

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爲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觀及乎立夏氣旣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詠三皇詩爲孟春天氣早晨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晨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爲何如哉

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

有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裡必須靠一念子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踵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騫則落空也

前輩說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余意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肴藪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

得其化則清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韓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牒盛釣餌羅几上俾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邪安石聞而銜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於

西華卷一
學問文章儘有好處及觀諸其行乃忌刻若是吁豈
士君子所爲哉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
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
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謂能使人貧富生死余每未敢
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衰國人有善
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繇聚金
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爲韃靼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

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韃靼笑其愚佯許諾
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爲
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鬱秀
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甃汲水至絕頂出
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
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爲楹九七
仁智殿在山半爲楹三山前白玉爲橋長三百尺直
儀殿後殿在太液池中負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
山東靈囿珍禽異獸在焉是爲金主遊幸之所未幾

西車客談
韃靼攻破燕城金人遷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有不
致自破者云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
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
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雉架滿詩
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緒日日在此安
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
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
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每讀是言未
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於百載之下焉

蒙齋筆談

宋 鄭景壁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
 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
 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
 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
 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鳧
 貪杯酒便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
 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

景壁
 詩話
 卷之
 四

從之遊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未魏公
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聞宰相惟三載君在中
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
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歿無子而野有子閒能襲父風
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歿爲誌
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
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一警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
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
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
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
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
日李實暴疾歿而還鬼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
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溶忽
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
運亦不免旣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
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歿其妻哭之哀又三
日亦歿而溶亦歿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

蒙齋筆談
溺不止經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
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
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証獄
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
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
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
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
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

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
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
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帥必不能及乃
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旼討之
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
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
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
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

蒙齋筆談 卷一
觀一夕登圃忽卧于圃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
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
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鰲口寺退之作
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
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
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
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
已晚矣乃間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退矣然邑人念

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微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口
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
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
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
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
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
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
更廟貌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
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

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
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
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
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
知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
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
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
亦固自出此今雞
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鴝者此何
之爲

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
而言之
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
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
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
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
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
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
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

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世號顒華嚴者從之
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
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
其一扇鑄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
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
得公適至問狀顒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
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大害
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爲公
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
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蕘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
皆共見之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
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
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
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
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
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
蛇膽氣麤二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

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
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
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
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
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
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
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
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
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
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
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
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
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
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
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爾未必真
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
間兒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卽爲引滿

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

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因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旣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

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
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
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垂龍左耳來
意當有爲不止爲洞言也

廬陵雜說

宋 歐陽修

夏六月暑雨旣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
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旣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
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
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
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

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

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

廬山雜說
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昌黎雜說

唐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洎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
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此公之寓言什一

漁樵閒話

宋 蘇軾

人化虎

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
 患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
 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弟反閉其
 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悲哉忠受氣
 為人俄化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涎流于舌
 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爲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狼暴之

蘇軾
 蘇軾
 蘇軾

漁村閑言
心而然耶內積貪慚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怒殘忍發于所觸而然邪周旋宛轉思之不得

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以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託質于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于人之骨髓而禍延于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于溝壑以徇一己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滯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籍于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于世何足恠

俛鬼

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極與山人馬紹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極來甚喜及倩極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斑衣而衣禪衲

熟視乃一老僧也極詰其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極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極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極視僧之口吻尚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給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墮乃虎形也于是沉以巨石而虎斃于井二人者急趨以畚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于棚上二人慄慄相與扳援而上寄宿于棚及昏瞑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有人張機殺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佺鬼也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旣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使以爲前導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吼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逡巡向之諸佺鬼奔走却回伏虎之前號哭甚哀曰誰人乃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旣爲虎之所食死又爲虎

之所役今幸而虎已斃又從而號哭盡哀何其不自
省之如此邪忽有一鬼荅之曰某等性命既爲虎之
所啗食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寃今又左右前後以助
其殘暴誠可愧耻而甘受責矣終不知所謂禪師者
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以至于此近死而心不知其
非宜乎沉没于下鬼也

樵曰舉世有佞鬼不爲者幾希矣苟于進取以速利
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佞鬼與巧詐百端永爲
人之鷹犬以備指斥馳奸走僞惟恐後于他人始未

得之俛首卑辭態有同于妾婦及既得之尚未離于
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心一
旦失勢旣敗乃事愴惶竄逐不知死所不悞其
所使徃徃尚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
佞鬼與

三恠物

漁曰李義山賦三恠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
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考彰字臣
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魑焉佞魑之狀領佩水凝手貫

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虫尤爲誠臣以共
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于寒泥
贊韶曼于媠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
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魑焉讒魑之狀能使親
爲疎同爲殊使父鱸其子妻羨其夫又持一物狀若
豐石得人一惡乃劓乃刻又持一物大如篲得人一
善掃掠葢蔽諂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
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
貪魃之狀兇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
鳴戲義山狀物之恠可謂中時病矣

樵曰然夫恠物之爲害充塞于道路矣何所遇而非
恠邪傳聲接响更相出没摭摭人之陰私窺伺人之
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恠物之爲害乎
殊不知此亦豸蠹之義也何足以恠而自恃哉



